

## 新疆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实证分析

张小英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要** 研究了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 利用 2000—2019 年新疆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收入等统计数据, 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协整检验形式, 对新疆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新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农民收入绝对值不断增加, 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新疆城镇化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二阶单整, 但城镇化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应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为农民就业奠定基础, 以促进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效应的提升, 从而推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民收入; 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06-0208-03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2.06.04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Xinjiang

ZHANG Xiao-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is paper uses 2000-2019 Xinjiang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tatistics, adopts the unit root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xinjiang urbanization level and farmers' inco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Xinjiang's urbanization level, the absolute value of farmers' incom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the income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re is a second-order single integration between Xinjiang's urbaniz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but there is no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Urbanization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armers' employ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the effect of urban radiation on rural area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ers' income; Quantitative analysis

城镇化发展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促使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 是评定一个社会是否达到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使生产要素及资源在乡间整合, 极大程度使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及城市领域转移, 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城市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 其速度较慢, 所以,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当前, 学者们针对农村居民收入及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陆铭等<sup>[1]</sup>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城镇化所产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是在 1987—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调查研究估算结果表明, 城镇化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程开明等<sup>[2]</sup>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 宋元梁等<sup>[3]</sup>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刻画全国 1978—2003 年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 而且其响应作用随着时间拉长而更显著、更稳定; 符想花<sup>[4]</sup>对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开展研究, 依据时间数据分析, 结果表明,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会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其存在正比例关系; 由横截面数据研究, 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苏雪申<sup>[5]</sup>研究表明, 城镇化水平的落后直接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 导致其数据升高; 王雪霁<sup>[6]</sup>研究表

明, 我国某些地区、某些阶段城市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与城市化进程本身关系不大, 而与不适宜的户籍制度、政府政策对城市的倾向, 以及农村市场化水平低下等因素有关。部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性及其城镇化之间联系的分析上则有所不同: Errington<sup>[7]</sup>认为, 城镇和农村发展应同步进行,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应保持平衡。为对“马尔萨斯陷阱”进行脱离, 农村中, 城镇由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必须高于人口生长速度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速度。因此, 发展城市化,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速度的提升, 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行缩减, 其属于最关键的方式。Cheng<sup>[8]</sup>研究表明,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加, 农村剩余劳动力意愿不断强化, 导致向城镇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提升。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由于时代的变化, 不太适宜现在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的研究。新疆地处我国的西部边陲, 与其他地区相比, 对其城镇化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也要有所不同。2000 年以来, 新疆城镇化水平增速空前加快, 城镇化率在 2000 年 33.75% 的基础上增加到 2019 年的 51.9%, 由此可见, 新疆的城镇化率已经大幅提升。为了研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关系, 笔者依靠居民收入与城镇化之间的收入联系开展研究, 找到提高新疆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的方法, 从而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稳定繁荣发展, 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 1 新疆城镇化水平发展现状

城镇化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及非农产业转化, 使得农业生产向现代城市发展转变, 城镇化可对区域经济衡量的关键标准。由于新疆的客观地域条件特殊, 以及主观上的认识不到位、发展方式不科学等<sup>[7]</sup>, 使得新疆的经济长期以来都

**作者简介** 张小英(1989—), 女, 甘肃武山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与理论。

**收稿日期** 2021-06-01; **修回日期** 2021-06-11

是以农业生产和农垦经济为主,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规模小、速度慢、水平低,商贸经济不发达,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曾经明确提出,新疆经济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建设“三化”的首要任务。

2000年以来,新疆城镇化率略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率2000年为33.75%,2005年为37.15%,上升了3.4个百分点,稳中略有上升;2010年为42.79%,较2000年上升

9.04个百分点,大幅度上升;2013年为44.47%,较2010年上升1.68个百分点,2019年为51.87%,较2018年上升1.06个百分点。持续增长,但增幅相对较小(表1)。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拓展新疆经济发展空间和推动新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重要路径之一。

表1 2000—2019年新疆城镇化率和农民收入变动情况

Table 1 Changes in Xinjiang's urbanization rate and farmers' income from 2000 to 2019

年份 Year	总人口 Total pop- ulation 万人	城镇人口 Urban population 万人	城镇化率 Urban- ization rate//%	农民人均纯收入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元	收入来源构成 Source of income composition		
					工资性收入 Wage income 元	家庭经营性收入 Family business income//元	财产及转移性收入 Property and transfer income//元
2000	1 849.41	624.18	33.75	1 618	105	1 427	86
2001	1 876.19	633.21	33.75	1 710	132	1 460	118
2002	1 905.19	644.72	33.84	1 863	142	1 664	57
2003	1 933.95	665.11	34.39	2 106	140	1 875	91
2004	1 963.11	690.11	35.15	2 245	138	1 970	137
2005	2 010.35	746.85	37.15	2 482	196	2 141	145
2006	2 050.00	777.77	37.94	2 737	254	2 323	160
2007	2 095.19	820.27	39.15	3 183	331	2 626	226
2008	2 130.81	844.65	39.64	3 503	423	2 780	300
2009	2 158.63	860.21	39.85	3 883	461	3 070	352
2010	2 181.58	933.58	42.79	4 643	556	3 650	437
2011	2 208.71	961.67	43.54	5 442	805	3 837	750
2012	2 232.78	981.98	43.98	6 394	1 008	4 239	1 147
2013	2 264.30	1 006.93	44.47	7 847	1 243	5 201	1 403
2014	2 298.47	1 058.91	46.07	8 724	1 848	5 179	1 697
2015	2 359.73	1 114.50	47.23	9 425	2 131	5 398	1 896
2016	2 398.08	1 159.47	48.35	10 183	2 527	5 642	2 014
2017	2 444.67	1 207.18	49.38	10 145	2 796	6 037	2 212
2018	2 486.76	1 266.01	50.81	11 975	2 945	6 624	2 405
2019	2 523.22	1 308.79	51.87	13 122	3 410	6 761	2 951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调查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Note: The data are from the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Xinjiang Survey Yearbook* and the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 2 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动现状分析

**2.1 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动分析** 如表1所示,2000—2019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从1 618元增加到13 122元,增加7.11倍,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农民收入绝对水平相对较低。依据统计数据,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较小,稳中增长;但2005—2013年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2014—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农村收入水平的净增加与多因素相关,如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以及政府采取的系列惠农强农措施等。

**2.2 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分析** 农村居民收入中,收入结构属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变动情况及比例联系,其主要由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组成,家庭经营性收入涵盖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收入和工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收入。由表1可以看出,在2000—2019年,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在变化中不断变化,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据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不断降低,转移性收入、财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断提升,但是增长幅度不大。由此可以看出,非生产性收入可提高农民纯收入增长水平,农业收入属于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

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始终保持在50%以上,工资性收入在波动中逐年增加,其占比基本维持23%以下,说明促进农民家庭经营及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是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局面收入之间差异性的关键方式。

## 3 新疆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定量分析

依据城镇化率的选取,结合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形式,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新疆城镇化建设及农民收入的关系研究提供参考。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新疆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大部分数据由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获取,研究时段为2000—2019年。

**3.1 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采用ADF检验法,针对变量,开展单位根的检验,对其平衡稳定性进行确定,用 $Y$ 代表城镇化率,用 $X$ 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5%临界值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1.97,ADF检验值6.84,其显著高于临界值,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农民人均纯收入( $X$ )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结果: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1.97,ADF值为-0.50,大于ADF

值,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 $X$ )的一阶差分序列仍旧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 $X$ )进行二阶差分,得到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2.62,5%临界值-1.98,显著低于 ADF 值。从而得出农民人均纯收入

( $X$ )的二阶差分之间未存在单位根,其主要为平稳序列, $X$ 序列属于二阶单整,依靠相同的方式进行检验,可进行城镇化率( $Y$ )序列的获取,其属于二阶单整。

表 2 单位根 ADF 的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unit root ADF

变量 Variable	检验类型 Inspection type	ADF 值 ADF value	5%临界值 5% threshold	结论 Conclusion
$X$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6.84	-1.97	非平稳
$Y$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3.64	-1.97	非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 $X$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0.50	-1.97	非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 $Y$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1.86	-1.97	非平稳
二阶差分后的 $X$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2.62	-1.98	平稳
二阶差分后的 $Y$	不含趋势、常数、滞后期	-5.31	-1.98	平稳

**3.2 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协整检验** 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X$ )和城镇化率( $Y$ )都是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因此  $X$ 、 $Y$  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运用 EViews 6.0 软件,得出检验结果如表 3、4。

表 3 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协整检验

Table 3 Co-integration test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	特征值 Eigenvalue	统计值 Statistic	5%临界值 5% threshold	$P$ 值 $P$ value
None *	0.836 587	20.251 12	15.494 71	0.008 9
At most 1	0.029 102	0.324 87	3.841 47	0.568 7

表 4 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的二次协整检验

Table 4 The secondary co-integration test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	特征值 Eigenvalue	统计值 Statistic	5%临界值 5% threshold	$P$ 值 $P$ value
None *	0.836 587	19.926 25	14.264 60	0.005 7
At most 1	0.029 102	0.324 87	3.841 47	0.568 7

由表 3 可知,在滞后 2 期后,统计值为 20.251 12,而 5% 的临界值为 15.494 71,20.251 12>15.494 71,表明原假设没有协整关系不成立,即存在协整关系。同样,根据表 4,在滞后 2 期后,统计值为 19.926 25,大于 5% 下的临界值 14.264 6,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存在协整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新疆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有一定的协整关系。

**3.2 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大都对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检验,该检验运用的条件是,变量之间是平稳序列或者是非平稳序列通过差分后存在协整关系,运用 EViews 6.0 软件,对新疆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收入检验结果如表 5。

由此得知,为滞后期 1 情况下,在 0.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收入( $X$ )不是  $Y$  这一城镇化率的 Granger 原因( $P$  值 0.454 4>0.1,对原假设接受,在 0.10 的显著性水平情况中。 $Y$  的城镇化率并不是  $X$  的农村居民收入的 Granger 原因( $P=0.027 1>0.1$ ),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同理,在滞

后期为 2 情况下,0.10 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收入( $X$ )不属于  $Y$  城镇化率的 Granger 原因( $P$  值 0.471 8>0.1),接受原假设;在 0.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率( $Y$ )不是农村居民收入( $X$ )的 Granger 原因( $P=0.027 1>0.1$ ),接受原假设;与之相同,滞后期为 3 的情况下,获取相同结论,表明二者之间无格兰杰因果联系。

表 5 城镇化( $X$ )与农村居民收入( $Y$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of urbanization ( $X$ )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 $Y$ )

滞后期数 Number of lag periods	格兰杰 因果关系 Granger causality	$F$ 值 $F$ value	$P$ 值 $P$ value	结论 Conclusion ( $P<0.1$ )
1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0.605 75	0.454 4	接受
1	$Y$ 不是 $X$ 的格兰杰原因	6.691 16	0.027 1	拒绝
2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0.837 84	0.471 8	接受
2	$Y$ 不是 $X$ 的格兰杰原因	2.546 36	0.147 6	接受
3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1.459 96	0.351 6	接受
3	$Y$ 不是 $X$ 的格兰杰原因	3.093 05	0.151 9	接受

#### 4 结论及建议

根据 2000—2019 年新疆城镇化及农村居民收入等数据开展统计数据研究,运用 EViews 6.0 计量软件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定量研究新疆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在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升高的背景下,农民收入绝对量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不断优化;②新疆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二阶单整,在滞后 2 期后,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城镇化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长期稳定,但是城镇化与农民收入之前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对此,提出了如下建议:①不同级别的政府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优化,进行特色产业的开发,不断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sup>[9]</sup>;②城镇必须将主导产业作为基础,将各种优势的生产要素在县城集中,依靠集聚效应,进行中小城镇的培育,不断促进新疆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重点发展第二、三产业,对农民的收入渠道进行拓展<sup>[10]</sup>;

(下转第 227 页)

续表 2

准则层(权重) Criterion layer (weight)	子准则层(权重) Secondary criterion layer (weight)	指标层(权重) Index level (weight)	指标内容概述 Overview of indicators
B6 文化价值 Cultural value	C8 文化发展(0.095 2)	D27 遗产地作物历史(0.038 1)	遗产地作物历史发展长度
		D28 遗产地文化传播(0.073 9)	遗产地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是否突出
		D29 遗产地文化传承(0.213 0)	遗产地文化可持续演进能力是否突出
	C9 文化特色(0.082 9)	D30 遗产地文化多样性(0.011 7)	遗产地相关文化习俗类型是否丰富多样
		D31 遗产地文化独特性(0.071 2)	遗产地相关文化习俗是否具有典型地域民族特色

在遗产认定方面,应该注重遗产地的生产价值,并从生产利用价值和旅游开发利用价值 2 方面展开具体评估。在价值评估方面,在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展价值评估时,应该重点评估遗产地的产品价值和文化价值。究其原因在于,这 2 种价值能够如实反映遗产地的生产经营以及文化输出价值,从而使评估结果更具评估效益。在保护发展方面,当遗产地被列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时,还应该注重遗产地的收益情况,从而为遗产地顺延发展提供经济保障。因此,一方面要确保遗产地的生态不被现代化发展所破坏,同时还要增加作物面积,确保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计。

#### 4 结语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充分挖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独特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是传承弘扬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智慧和本土生态知识,有利于促进文化自信与自觉。综上所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兴的遗产评估方式,对于传统农业技术的发扬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通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能进一步将诸如子腊贡米等优良的农业产品,推向全国乃至世界。而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和评估方式进行构建,也能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设定科学且合理的准入标准,以促进更多农业产品申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终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 参考文献

- [1] 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J].中国农史,2010,29(1):3-11.
- [2] 闵庆文,张丹,何露,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

- [J].资源科学,2011,33(6):1018-1024.
- [3] 许会杰.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以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为例[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5.
- [4] 张永勳,何璐璐,闵庆文.基于文献统计的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进展[J].资源科学,2017,39(2):175-187.
- [5]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J].中国农史,2019,38(6):113-121.
- [6] 罗康隆,杨庭硕.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J].资源科学,2011,33(6):1025-1031.
- [7] 汪俊枝,汪培梓,梁少民.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粮食安全[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2,37(4):11-12,21.
- [8] 张丹,闵庆文,何露,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6,24(4):451-459.
- [9] PARDINI A.Perspectiva sobre la valorización de los sistemas agrisilvopastoriles en la cuenca del Mediterráneo[J].Pastos Y forrajes,2007,30(1):1.
- [10] TECCO N,GIRGENTI V,PEANO C,et al.The role of diversity and diversification for resilient agricultural systems [C]//Imagining Cultures of Cooperation:Universities Networking to Face the New Development Challenges:Proceedings of the III CUCS Congress.Turin:[s.n.],2014.
- [11] LEE G,JEONG Y,MIN B,et al.Study of improving the biotope area ratio system for urban agriculture vitalization-focus on daylight condition analysis[J].Korea Acad Ind Coop Soc,2014,15(12):7393-7402.
- [12] 孙业红,闵庆文,成升魁.“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8,16(4):991-994.
- [13] 吴江洲,李映辉,熊礼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9):302-306.
- [14] 刘启振,王思明,胡以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缘起及其动因探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6,18(6):116-122.
- [15] 何思源,闵庆文,李禾尧,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D):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20,28(9):1314-1329.
- [16] 陈茜,黄祥芳.农业文化遗产创新式传承的当代价值:以苗族“子腊贡米”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1):81-88.
- [17] 何思源,李禾尧,闵庆文.农户视角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主体[J].资源科学,2020,42(5):870-880.
- [18] 伽红凯,卢勇.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阐释与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53-61.
- [19] 焦雯璐,崔文超,闵庆文,等.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综述[J].资源科学,2021,43(4):823-837.
- [20] 闫晓玲,赖格英.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综述[J].江西科学,2021,39(3):506-510,520.

(上接第 210 页)

③进一步依靠城镇,辐射带动农村,探寻多元化的经营渠道,鼓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创业中融入新生代农民,促进其工资性收入的提升<sup>[11]</sup>。政府必须对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落实,投入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城镇建设的支持,使城镇化建设进程有序推进,应用城市驱动农村发展,协调城乡经济稳定进步<sup>[12]</sup>。

#### 参考文献

- [1]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39(6):50-58.
- [2] 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4(7):116-125.
- [3] 宋元梁,肖卫东.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22(9):30-39.
- [4] 符想花.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模拟与预测[J].统计与决策,

- 2011(24):74-76.
- [5] 苏雪串.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3):42-45.
- [6] 王雪霁.城市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研究[J].财经理论,2013(5):32-41.
- [7] ERRINGTON P.Utilization of surplus rural labour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 A model [J]. 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9, 44 (4): 687-693.
- [8] CHENG K.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on financial economy based on time series model[J]. RIST-Revista iberica de sistemas e tecnologias de informacao,2016,2016:385-395.
- [9] 寇凤梅,李佳凝.常精彩.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变动的相关性定量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兰州学刊,2013(11):181-184.
- [10] 贺小欢.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变动关系研究:以鄂州为例[J].经济论坛,2015(6):63-66.
- [11] 袁伟彦,周小柯.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1):89-98.
- [12] 努尔比娅姆·吾舒尔,刘雅轩.新疆农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研究[J].经济论坛,2016(3):64-67.